

【理论研究】

师生关系中的价值困境及其超越^{*}

黄晓磊

【摘要】当代教育中学生主体性日益凸显,规范性却在日趋式微,师生交往的教育性受到较大影响。究其根本在于教师在师生关系中主体性缺失并陷入价值困境,在教育实践中表现为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而不管效果。师生关系中价值困境的本质是不同价值背后认识论的冲突,即工具理性与主体哲学的对立。价值困境便产生于主体中心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但却未能完全融合工具理性,进而导致两种认识论的共存与对立。价值困境的突破在于认识论对立价值的调和,超越西方主体中心论,走出“传统理性主义”的困境,实现工具理性与主体哲学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师生关系中规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有效地实现教育实践中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辩证统一。

【关键词】价值困境;主体中心论;交往理性;规范

【作者简介】黄晓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8)。

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中形成,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师生关系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论问题。从认识论角度,师生关系主要关心何种师生关系能够更好实现教育性,促进学生发展;从实践论角度,则主要关心师生交往实践中,教师的价值选择、行为的价值取向及其价值困境等问题。当前教育实践中,教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想管,处于一种无法严责学生的无奈和矛盾的状态,师生关系的教育性日益缺失。这是因为在师生关系定位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导致教师在师生交往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出现了价值困境和冲突。这种价值困境是教育模式从传统教育模式向后现代教育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师生关系规范性缺失导致的行为失衡。

一、师生关系价值困境背后的认识论及其对立

师生关系中的价值困境突出表现为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无法调和双主体的关系,甚至将这两类主体对立起来。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师是绝对的权威,学生是教育教学的客体,教师在处理这种师生关系时具有绝对的主导性。随着主体哲学和后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入,学生主体性日益凸显,是教育教学的主体。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师的主体性权威被压制,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将学生主体与自身的主体对立起来,并感受到学生主体对自身的行为张力,在放弃自身权威性的同时不知如何尊重学生主体性,从而导致行为失衡。

价值困境背后是两种不同认识的对立和冲

^{*}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师生关系研究”(项目编号:GYJ2020004)研究成果。

突,核心主要表现为对主体认识的差异。一种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认知模式,将学生客体化、对象化,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其背后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观。另一种是基于主体哲学的认知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打破了教师的绝对主导性,其背后具有强烈的人文价值观。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推动教育实践中师生关系的认识和发展。师生关系的主体认识大致经历了“主体—客体”“主导—主体”“主体间性”三种形式。

在“主体—客体”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看作是灌输和讲授的对象,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差异性。教师与学生之间不是平等的对话,而是教师的“独白”,此时学生的行动能力受到约束与规限,其背后的认识论是工具理性。在“主导—主体”的师生关系中,虽然注重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但是这里的“主体”更多地是学生的学习主体。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一种“授业解惑”的方式,学生的语言能力仅仅体现在“提问”上。“主导—主体”的认识是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不同的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引导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这种主体认识“本质上属于现代西方中心论意义上的主体论”^[2],其背后的认识论是主体中心论。

“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彼此互为主体,学生的语言能力表现在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行为能力则表现在对学习的探索、研究等活动方面。“主体间性”强调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作用,其背后的认识论是交往理性。

尽管现象学的主体间性“也是一种主体性,不过不是单一自我的主体性,而是全部自我(我们)的主体性,是大全主体性、同在主体性;主体间性意味着共同性、综合性、统一性等”^[3]。“哈贝马斯看到了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由于现象学的知识并没有真正的交往的因素,它就使自己陷入了主观主义之中。”^{[4]85}因此,“胡塞尔这种求助主体间性的方法,在哈贝马斯看来仍然是意识哲学的方法”^{[4]84},仍然是一种西方主体中心论。

虽然基于现象学认识论构建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努力克服传统教育中“主体—客体”师生关系,排斥和拒绝一切体现教师权威的教学活动,但是这里的“主体间性”仅仅

被用来“矫正”或改变师生双方的地位,即学生由以往的“客体”地位转变为“主体”,教师由以往的“讲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忽视了“主体间性”中的“规范意识”,即师生主体交往共存的基础和条件。这种“主体间性”的对话不是为了构建交往行动,而是通过交往行动来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恢复和体现。这种学生主体视角的主体间性的建构,使得师生交往实践中,学生的主体必然以教师的非对象化行为为基础和前提,而教师的主体性行为的基础却未得到阐明。二者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以各自主体性为基础,那么任何破坏对方主体的行为都使得对话和交往行为难以实现,主体间性中的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或对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忽视“规范意识”交往行动的主体间性对传统教学的批判,仍然是一种主体中心论的批判范式,即仅仅强调各自的主体性和排斥任何压制主体的行为。

教师越来越需要以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一切忽视学生主体的行为都会受到排斥和拒绝,教师的主体性日益被忽略,尊重学生主体的“形式化”行为日渐增多且缺乏教育性则变得不足为奇了,但学生的行为却因对其主体性的过度强调而没有被规范。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师生交往行动的基础在认识论上是对立的,即工具理性与主体中心论的对立。这种认识论的对立体现出两种不同价值的对立,工具理性的师生关系强调师生间的“目的—行为”活动,体现了功利的价值取向。意识哲学的师生关系强调师生间的主体性,即主体间性或者说共同主体性,体现了尊重学生主体的价值取向。教师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弱化教育行为中的功利性价值,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工具行动实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将两种不同的价值对立,要求师生关系定位作出不同的价值选择,也必然会产生师生关系的价值困境。不同认识论对师生关系的价值强调会有所差异,因而工具理性与意识哲学的对立构成了当代师生关系价值困境的实质。

二、师生关系价值认识论的转向

我们知道,主体中心论试图用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来克服工具理性下的主客对立的师生关系,但

主体中心论构建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没有提供交往的基础,使师生关系由主客二元对立转变为主体间的张力,没有根本改变工具理性的认识论范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理性,表达的是‘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4]116},主体中心论并没有彻底克服工具理性下的二元对立,反而使自己陷入“主观主义”之中。因此,价值困境的突破便在于主体中心论哲学认识范式的转换,实现主体间张力的消解,核心在于我们需要重新看待师生关系中的工具理性,通过寻找师生主体间交往的理性基础,构建新的师生关系。

我们对工具理性的理解更多地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层面上,其批判的焦点也更多地是其主体对象化问题。但是,工具理性是理性丰富内涵的一种,我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焦点不应该集中于其主客二元对立的层面和对象化问题上,而应该聚焦于工具理性的普遍化上。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技术理性本身,而是在于工具理性的普遍化”^[5]。这样,我们才能把握教育实践中工具理性的理解,进而指导教育实践。

工具理性是把握对象的认识能力,而不能将所有事物都对象化。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对教育目标的认识、对教学的设计、课程的安排等都需要运用工具理性来加以把握。虽然有研究者提出过程生成,但是过程生成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秩序的,我们所形成的过程生成的观点就是对过程的对象把握。整个教育教学实践总体上是一个“目的—行为”的模式,对这个模式的把握同样离不开工具理性的运用。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工具理性作为理性的唯一内涵,因为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不是线性的灌输而是彼此互为主体对象的交往活动,这种沟通行为需要基于师生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因此,工具理性的使用有其限度,主客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则是这种理性普遍化使用的结果。传统教育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单一地使用工具理性而不是由于工具理性对象化的特点所致。哈贝马斯针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困境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通过“主体间性关系模式和交往理性”可“真正实现由‘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向”^{[4]65}。交往理性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

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程序性的理智能力”^{[4]132}。

教育活动不仅包含认识活动,还包含交往活动或沟通活动。交往活动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而非是单向的灌输,也不仅仅是师生间互为主体的互动。如果仅仅强调交往双方的主体性,则会忽视交往的基础,使交往陷入“主体中心论”的范式之中。这是因为教育实践中交往活动的完成不是仅仅依靠对师生之间的主体性尊重完成的,还需要彼此之间的交往符合某种规范或共识,而这种共识或规范是在师生主体间互为对象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这种规范前提则需要依靠工具理性认识得以实现。因为这种共识或规范是师生主体基于以彼此为对象的认识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外部或彼此强制给予对方的某种规范。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是相互交错的,而不是相互否定和对立的关系”^{[4]66}。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其促进方式不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灌输,也不是师生间互为主体的交往活动,而是师生主体间互为对象的交往活动。

三、新时代师生关系价值认识论的构建

当代师生关系价值困境的实质在于工具理性与意识哲学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根源在于当代意识哲学对工具理性的认识偏差。哈贝马斯提出一种能够走出“传统理性主义”困境和“主体中心认识论”范式的新理论,即基于“主体间关系模式和交往理性”的“交往范式”。这一范式有效地处理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关系,并强调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是基于主体间互为对象而形成的某种规范,这一理论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基础教育中师生关系定位的价值困境问题。

首先,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实践的认识活动之中。在师生关系方面则表现为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且彼此互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这种互为对象的认识活动结果是二者形成共识的理性基础。在教师主体方面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课程选择、教学方法、学情分析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都建立在以学生为对象的基础之上。在学生主体方面表现为,学生对教师教学方式、教学任

务、自身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建立在以教师为对象的基础之上。二者互为对象的认识结果必然会产生对对方的要求,彼此通过对话、交流,在主体间性中形成某种教育共识,为以后的彼此交往提供规范基础。

其次,交往理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实践的交往活动之中。在师生关系方面,则表现为师生交往活动对共识性教育规范的遵守。这种共识性教育规范是建立师生主体互为对象的认识结果,它规定着师生的教与学的行为,也为师生的各自活动提供了自由的基础。在教师教学方面,交往理性表现为,教师不对学生进行单向灌输,也不将学生的主体性作为其交往活动的唯一标准。教师对学生的教学交往是建立在其共识性教育规范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规范中,教师既不是以往知识的权威,也不是价值困境中的无奈者,而是根据规范进行教学和实现教学目标的交往者。在学生学习方面,交往理性表现为,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学生一方面可以在共识性教育规范的基础上,主动提出自己的学习想法和学习要求;另一方面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共识性教育规范。

最后,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构建可以有效突破当代基础教育师生关系的价值困境。价值困境的破解需要对困境的价值进行调和或统合。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通过统合工具理性和主体中心论,进而统合了二者背后的价值。工具理性的师生关系将学生对象化,强调目标和学业成绩的功利价值;主体中心论的师生关系提升恢复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主体和经验兴趣的人文价值。在当代基础教育师生关系中,一方面对学生主体过于强调而导致教师的迷茫和无奈,师生交往缺乏教育性;另一方面对教学目标的过于强调而导致学生的对象化和标准化,师生交往缺乏伦理性。无论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认识还是基于主体中心论的认识,师生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张力,导致师生关系存在价值困境。然而,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的认识论走出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困境,真正实现由“主体”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这种范式转换实际上统合了以往的认识论,形成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相互交错而非相互对立、否定的新认识。工具理性的对象性

认识活动为交往活动的共识或规范提出了基础,基于规范的交往活动可以进行自由的的目的性行为。在教育实践中,师生主体基于共识性教育规范,可以进行目的性行为式教学,彼此的行为因规范基础而不会出现工具理性认识下的规训后果,也不会出现主体中心论认识下的无奈后果。

“规范”是师生主体彼此互为对象的认识结果,这一方面体现了师生彼此尊重对方主体性的人文价值取向或主体取向;另一方面体现了师生之间工具性活动的功利取向。然而,交往理性是一种程序性理智能力,也表现为使行为符合规范的理智能力,因此,交往理性也包含了对活动中不同价值限度的认识能力。对价值限度的认识是价值协调共存和规范交往的价值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文取向的教育性限度和功利取向的伦理限度。

人文取向的价值活动包含在基于规范的师生交往活动之中,它本身也是规范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规范是在两个主体之间形成的,如果二者之间不是平等的地位,那么规范必然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而使交往活动变为单向的灌输或被动的接受。因而,对师生主体的尊重是必要的价值取向。但是,如果为了克服或防止教师对学生主体的压制,而对学生主体过度强调,则会导致教师主体地位的削弱,甚至排斥和拒绝教师的主体性。那么,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若教师感受到不被尊重,甚至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不知所措,进而对学生的发展“放任不管”,这样的师生关系将缺乏教育性。也有研究者认为,“师生关系不应止于平等,应该凸显师生之间的教育性”^[6]。

功利取向的价值活动也包含在基于规范的师生交往活动之中,它自身也是规范得以形成的认识条件和目的。规范是基于师生主体双方彼此互为对象的认识而形成的共识结果。因而,规范也可以看作是师生双方为实现各自目的而进行意见交换的结果,也是二者为实现各自目的的策略性选择的结果。教师的目的是实现某种教学目标,学生的目的是获得学习的主动性和实现自身发展的兴趣。二者为保证在尊重彼此主体性基础上实现各自的目的,而通过协商和共识为其创造条件,因而规范是二者实现各自目的的基础。师生之间规范基础上的目的行为本身就是其教育性的体现。但是,如果教师对其自身目的

行为过于强调,则必然会导致学生主体的客体化或对象化,教师主体则会压制学生的主体。为实现其教学目标,教师会对学生进行控制和规训,学生的目的诉求将不被重视,只能沦为被动的接受者和教学行为的对象,师生之间的规范基础则会被破坏,这样的师生关系也将缺乏伦理性。

“主体间的主体不能只是自在的主体,必须是自觉自为、自动自主和具有创造性的主体,是积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及其与教育教学目标、内容、过程、方式等形成合理关系的有高度自主性的主体”。^[7]因此,在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中,不仅要强调师生间基于规范基础上的目的性行为,也要认识到师生间关系的伦理限度。

我们重新认识了“工具理性”并确立了其与交往理性的关系,为建构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基础。基于规范的师生关系有效地解决当前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实践中的无奈和迷茫,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新的师生关系。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教师虽然不是教学的权威,但却可以实现其功利性的教学目标;学生虽然要遵守规范,

但是却可以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功利性的教学过程中,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师生关系,使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对立变成了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 胡晓. 新课程背景下初中师生关系现状分析及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D]. 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 2012.

[2] 戎庭伟. 后现代的儿童主体性: 福柯之眼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2 (01): 51-55.

[3] 杨方. 胡塞尔: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J].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5 (1): 37-39.

[4] 刘中起. 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5] 托马斯·麦卡锡.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M]. 王江涛,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9.

[6] 余清臣. 师生岂能止于“平等”——我国当代师生交往制度的价值分析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02): 36-39.

[7] 郝文武. 以马克思对象主体论为指导建构师生主体间性 [J]. 教育研究, 2020 (07): 31-38.

The Valu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in Education

HUANG Xiaolei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ut the standardization is declining, and the educational nature of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is greatly affecte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i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dilemma of valu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comple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ask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regardless of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essence of the value dilemma i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flict behind the different values, that i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subject philosophy. The value dilemma arises from the subject-centered theory's criticism of instrumental reason, but it fails to fully integrate instrumental reason, which leads to the coexistence and opposition of the two epistemologies.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value dilemma lies in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opposite values of epistemology, transcending the western subject-centered theory and walking out of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rationalism", realizing the uni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subject philosophy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ng the normative value and meaning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effectively real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utilitarian value and humanistic value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Key words: Value dilemma; subject-centered theor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norm